



(接上期)

本来，申凤梅主演的这七部诸葛亮戏，大都是剧团上演了多年的剧目，其中的《收姜维》和《诸葛亮吊孝》，还被拍成过电影戏曲片，是可以不用再进行修改的，但是一生追求卓越的申凤梅，为了越调的发展，为了给后人留下几近完美的珍贵资料，就这样硬是要抓住这一机会，以戏剧改革创新永远在路上的精神，带领大家认真地进行修改。他们的认真程度，真的达到了一个字、一句唱腔也不放过的严苛程度。

不仅如此，申凤梅还带领大家对剧目进行整体把握分析，查找问题。当查找到在当前的演出市场上，人们写戏多是为了配合开业、庆典等欢庆场合的需要，《诸葛亮吊孝》和《斩关羽》两出戏的名字与这一气氛不符，便果断地在系列片中改了戏名，将这两部戏分别改名为《卧龙奔丧》和《华容放曹》，从而较好地满足了人们的需要。

将戏剧改拍为电视剧与在舞台上演出不同，一出戏的时长一般在两个小时左右，而一集电视剧的时长仅有40分钟上下，这样，戏剧剧目在改拍电视剧的时候，时长就要进行不小的压缩，要对剧目内容进行删节。同时，将七部诸葛亮戏拍摄成系列片，也与一出一出地演出诸葛亮戏不同，前者需要考虑每出戏之间的衔接问题，后者则一出戏能够完整就行，这样，一个是因为内容压缩，一个是相互衔接，压缩不好会造成漏洞，衔接不好也同样会造成漏洞，影响系列片拍摄的成功。申凤梅在拍摄中对此十分注意，将它们作为改革创新的内容来抓，不放过任何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漏洞。

另外，申凤梅还深知戏曲唱腔是唱词与唱调的有机结合，是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，为了保证这次拍摄尽可能完美，她在改革创新中总是字斟句酌，精益求精。比如在《诸葛亮吊孝》第二场中，诸葛亮有这样一句唱词，“历艰辛保皇叔把业重创”，申凤梅在整改中发现“重创”二字的连用犯了戏曲唱词的“犯声”之忌，即相邻的这两个字使用了相同的声母。这样一来，演员歌唱时就会“咬嘴”，字音就不容易分辨清楚。她与大家商量后，才有了系列片中掷地有声、清晰明辨的“历艰辛保皇叔重把业创”。

第二十九章

尽瘁越调一申凤梅告别人世(二)

又如，在《收姜维》最后一场中，诸葛亮劝降姜维时，原来有这样一句唱词：“说什么打了败仗面无光。”申凤梅在整改中则把“面无光”，改成了“脸无光”。之所以做这一字之改，是因为“脸”与“面”在这里虽然同样是指面子，但“脸无光”却比“面无光”更加口语化、大众化，体现出了越调唱词质朴平易的审美特征，自然而然，直截了当，而用“面无光”，则显得雕琢，既不通俗，字音也不易明辨。另外，“面”字与“脸”字相比，前者的声母是双唇音，后者的声母是舌尖中音，前者没有后者的字头更容易“咬准”、“咬清”，也没有后者宜于用力、“吃重”，富有弹性，修改后，申凤梅将“脸”字唱得十分饱满，响亮有力。

申凤梅在拍摄中对声腔的修改，也是有例可举的。比如在《收姜维》最后一场中，诸葛亮劝降姜维时有一大段唱词，其中一句是“两军阵上，一胜一败，一败一胜，古之平常”，由于这句唱词既要表达诸葛亮的宽厚胸怀和善解人意的大度情怀，又要表现他惜将如惜命的真情与深情，因此唱好这句词十分重要。申凤梅为了唱好这一句，把所要表达的内容全都表达出来，一生曾对这句唱词的唱法进行过无数次修改。其对这句唱词拍摄前固定下来的唱法是，格外突出“古之平常”四个字，唱时在“古之”的“之”字上来一个突慢，把“平常”二字又回到原来的节奏上，在演出中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。但在这次拍摄中，申凤梅仍感到唱得不够到位，为此她便对这句唱腔进行了修改。在修改中她参照京剧的韵律，把“古之”的“之”字改为无限延长，并巧妙地运用了滑音，结果为这句唱词，有效地增添了艺术魅力和感染力。

又如，还是《收姜维》中的那一段唱，其中有一句唱中加笑，对于把这个笑放在哪里最合适，申凤梅也曾经做过多次改动。剧中诸葛亮用车轮战术打败姜维之后，劝姜维归蜀。姜维说自己是“败军之将身陷重围脸无光”，诸葛亮接唱“说什么败军之将脸无光，两军阵上，一胜一败，一败一胜，古之平常”。此前的改动是在“平常”二字之间加“笑”，申凤梅一直这么唱，也没有觉得不合适。但是这次拍摄，申凤梅却要对此“笑”加何处再作修改。她说这时“姜维还没有下决心归蜀，你一提他打败仗就笑，岂不把人家笑跑了”，为此经过反复推敲，她把这个笑声改加在了唱词“赵子龙出营打一仗，被将军你杀得他一人一马回……回……回营房”，三个“回”字的中间，这一笑意指连赵子龙那样的常胜将军都被你姜维打败了，你多了不起呀！这一笑由于加

得恰当，充满了对姜维的赞美，由此在释解姜维当时的矛盾心理、促其弃魏归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申凤梅在拍摄中既改革声腔，也对唱腔板式的选择和使用，及其节奏、布局的安排，进行了毫不含糊的调整。

申凤梅为了给后人留下几近完美的资料，不仅在拍摄中精益求精地进行改革创新，更在表演上达到了一丝不苟的地步。虽然当时她的身体已经羸弱到了极点，但她对于表演不到位之处却丝毫不放过。比如有一次道白与拍摄画面对口型，剧组特意为申凤梅准备了一把椅子，让她坐在那里与画面去对。可是有句道白她一连对了20多遍，就是对不上。申凤梅怕录音师着急，反劝录音师说：“对不起！我不信对不对，我们再来！”后来在申凤梅的坚持下，又对了几遍方才对好。申凤梅如此一丝不苟对艺术执着追求的精神，使录音师大受感动，只听他连连说：“谢谢大师！谢谢大师！”

又有一次，在拍摄中申凤梅有一段唱腔达不到自己要求的完美程度，她便要求停下拍摄反复练习。随后她唱啊练呀，反反复复练了几十遍，嗓子都嘶哑了，额头上也出了汗水，她还是不满意，继续练下去。剧组的同志见她对自己过于苛求，不练到满意决不罢休，都劝她歇一歇。她则笑着说：“我老申就是这个命，生为越调生，死也为越调死！”言毕又继续练了起来，一直练到满意方才罢休。

又有一次是在数九寒冬，摄影棚里没有暖气，扮上装的申凤梅演的是夏天的画面，需要把棉衣脱去。这对于体弱多病的申凤梅来说已是难以承受，可她为把诸葛亮过江时站立船头的画面演得逼真，她那瘦弱的身体还要经受排风扇强劲风力的吹拂，以把衣服吹得飘动起来。这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都难以承受，可她为了给后人留下几近完美的资料，毫不犹豫地迎风而上，硬是在寒风中穿着单衣做起了表演。这场面还没有一次拍过，而是反反复复连拍了数遍。但她毫无怨言，毫不退缩，一遍又一遍地认真做着表演，直到导演满意方才停止，感动得导演和剧组人员全都流下了热泪。

申凤梅就是凭着这样的精神和毅力，率领剧团通过一年的紧张拍摄，到1995年4月才完成了这部十四集《诸葛亮》电视系列片的拍摄任务，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越调艺术财富。但是随后，她又拖着病弱的身子，投入了戏剧《七擒孟获》的排练，准备5月赴太原参加“金三角”戏曲会演。5月在太原参加完会演，6月，申凤梅又应文化部之邀，率团第七次晋京演出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68岁的申凤梅病

情日益加重，身体羸弱到了每场戏的演出都要靠吸氧和打针服药进行维持，加之《七擒孟获》这出戏与先前的几出诸葛亮戏相比，唱段也很吃重，仅诸葛亮的唱段就有十二段之多，但是申凤梅仍不退缩，硬是拖着被多种疾病折磨着的身体，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，以始终不渝的激情、在舞台上挥洒自如的表演和炉火纯青的唱腔，再次征服了首都观众。其实，这是申凤梅向热爱她的首都观众做的一个最好的告别，即在激越豪迈慷慨悲歌中谢幕而去。

申凤梅率团从北京回到剧团驻地河南周口后，顾不上喘口气歇歇疲惫不堪的身子，就又急急忙忙地赶到郑州，为剧团的建设与发展奔波操劳去了。这时，申凤梅走路已经摇摇晃晃了，每天都靠两个同志搀扶着才能行走。但她在这样的状态下，还是在郑州补录了《诸葛亮》电视系列片中的一些唱腔。为配合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的实施宣传，申凤梅还应邀到省电台灌制了新编越调清唱盒式磁带，为人们留下了她生前的最后录音。

申凤梅忙完郑州的事情，已经到了1995年7月11日，她这一生还剩余9天时间。她拖着病重的身子回到周口家中，就一头倒在了床上。大家看到她病弱至此，都劝她立即住院治疗，可她却像往常一样拒绝说：“没事，我太累了。让我歇歇，过几天就会好的。”无奈，大家只好按照她的意见，请来医生在家里给她治疗。

两天过后，身体刚刚缓过点劲儿来，申凤梅便又开始工作了。她把团长江泳叫到床前，先是与他商量剧团下一步的改革与发展，接着安排起了下半年的排练与演出，并让江泳抓紧做好《七擒孟获》的录像工作。那几天，江泳按照她的安排，将工作一件件落实后向她汇报，她方才放下心来。但是到了7月19日，大家见到她在家虽经医生治疗病情不见好转，便硬是把她送进了医院。到了次日凌晨4点50分，申凤梅终因心脏病复发医治无效，告别了人世。

(未完待续)



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

